

钟嵘

诗品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中国诗词大全

诗 品

〔南北朝〕钟嵘 著

目 录

诗 品

诗品序.....	1
诗品上.....	4
诗品中.....	8
诗品下	16

诗品序

序曰：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欲以照烛三才，晖丽万有。灵襍待之以致飨，幽微藉之以昭告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

昔《南风》之辞，《卿云》之颂，厥义类矣。夏歌曰：“郁陶乎予心。”楚谣曰：“名余曰正则。”虽诗体未全，然略是五言之滥觞也。

逮汉李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“古诗”眇邈，人世难详。推其文体，固是炎汉之制，非衰周之倡也。

自王、杨、枚、马之徒，词赋竞爽，而吟咏靡闻。从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诗人之风，顿已缺丧。东京二百载中。惟有班固《咏史》，质木无文。

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笃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为文栋；刘桢、王粲，为其羽翼。次有攀龙托凤，自致于属车者，盖将百计。彬彬之盛，大备于时矣。

尔后陵迟衰微，迄于有晋。太康中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

永嘉时，贵黄、老，稍尚虚谈。于时篇什，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。爰及江表，微波尚传；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，皆平典似《道德论》。建安风力尽矣。

先是郭景纯用雋上之才，变创其体，刘越石仗清刚之气，赞成厥美。然彼众我寡，未能动俗。逮义熙中，谢益寿斐然继

作。元嘉中，有谢灵运，才高词盛，富艳难踪，固已含跨刘、郭，凌轹潘、左。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，公干、仲宣为辅；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、景阳为辅；谢客为元嘉之雄，颜延年为辅。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词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，文约易广，取效《风》、《骚》，便可多得。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习焉。五言居文词之要，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会于流俗。岂不以指事造形，穷情写物，最为详切者邪！

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兴，二曰比，三曰赋。文已尽而意有余，兴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书其事，寓言写物，赋也；弘斯三义，酌而用之，干之以风力，润之以丹彩，使咏之者无极，闻之者动心，是诗之至也。

若专用比兴，则患在意深，意深则词蹶。若但用赋体，则患在意浮，意浮则文散，嬉成流移，文无止泊，有芜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风春鸟，秋月秋蝉，夏云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。嘉会寄诗以亲，离群托诗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汉妾辞宫，或骨横朔野，或魂逐飞蓬；或负戈外戍，杀气雄边；塞客衣单，孀闺泪尽；又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；女有扬娥入宠，再盼倾国。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骋其情？故曰：“《诗》可以群，可以怨。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矣。”

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才能胜衣，甫就小学，必甘心而驰惊焉。于是庸音杂体，各各为容。至使膏腴子弟，耻文不逮，终朝点缀，分夜呻吟。独观谓为惊策，众覩终沦平钝。

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昭羲皇上人，谢朓今

古独步。而师鲍昭，终不及“日中市朝满”；学谢朓，劣得“黄鸟度青枝”。徒自弃于高听，无涉于文流矣。

观王公搢绅之士，每博论之余，何尝不以诗为口实。随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淄澠并泛，朱紫相增，喧议竞起，准的无依。近彭城刘士章，俊赏之士，疾其淆乱，欲为当世诗品，口陈标榜，其文未遂。嵘感而作焉。

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载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。至若诗之为技，较尔可知，以类推之，殆均博弈。

方今皇帝，资生知之上才，体沈郁之幽思。文丽日月，学究天人。昔在贵游，已为称首。况八紘既奄，风靡云蒸。抱玉者聊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瞰汉、魏而不顾，吞晋、宋于胸中。谅非农歌辕议，敢致流别。嵘之今录，庶周旋于闾里，均之于谈笑耳。

诗品上

古 诗

其体源出于《国风》。陆机所拟十二首。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。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！其外《去者日以疏》四十五首，虽多哀怨，颇为总杂。旧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制。《客从远方来》、《橘柚垂华实》，亦为惊绝矣！人代冥灭，而清音独远，悲夫！

汉都尉李陵诗

其源出于《楚辞》。文多悽怆，怨者之流。陵，名家子，有殊才，生命不谐，声颓身丧。使陵不遭辛苦，其文亦何能至此！

汉婕妤班姬诗

其源出于李陵。《团扇》短章，辞旨清捷，怨深文绮，得匹妇之致。侏儒一节，可以知其工矣！

魏陈思王植诗

其源出于《国风》。骨气奇高，词彩华茂。情兼雅怨，体被文质。粲溢今古，卓尔不群。嗟乎！陈思之于文章也，譬人伦之有周、孔，鳞羽之有龙凤，音乐之有琴笙，女工之有黼黻。俾尔怀铅吮墨者，抱篇章而景慕，映余晖以自烛。故孔氏之门如用诗，则公干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阳、潘、陆，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。

魏文学刘桢诗

其源出于《古诗》。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。贞骨凌霜，高风跨俗。但气过其文，雕润恨少。然自陈思已下，桢称独步。

魏侍中王粲诗

其源出于李陵。发愀怆之词，文秀而质羸。在曹、刘间别构一体。方陈思不足，比魏文有余。

晋步兵阮籍诗

其源出于《小雅》。无雕虫之巧。而《咏怀》之作，可以陶性灵，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会于《风》、《雅》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远大。颇多感慨之词。厥旨渊放，归

趣难求。颜延注解，怯言其志。

晋平原相陆机诗

其源出于陈思。才高辞赡，举体华美。气少于公干，文劣于仲宣。尚规矩，不贵绮错，有伤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嚼英华，厌饫膏泽，文章之渊泉也。张公叹其大才，信矣！

晋黄门郎潘岳诗

其源出于仲宣。《翰林》叹其翩翩奕奕，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被之有绡縠，犹浅于陆机。谢混云：“潘诗烂若舒锦，无处不佳；陆文如披沙简金，往往见宝。嵘谓：益寿轻华，故以潘胜；《翰林》笃论，故叹陆为深。余常言：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

晋黄门郎张协诗

其源出于王粲。文体华净，少病累。又巧构形似之言。雄于潘岳，靡于太冲。风浪调达，实旷代之高才。词彩葱蒨，音韵铿锵，使人味之，亹亹不倦。

晋记室左思诗

其源出于公干。文典以怨，颇为清切，得讽谕之致。虽浅于陆机，而深于潘岳。谢康乐常言：“左太冲诗，潘安仁诗，古今

难比。”

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

其源出于陈思，杂有景阳之体。故尚巧似，而逸荡过之。颇以繁芜为累。嵘谓：若人学多才博，寓目辄书，内无乏思，外无遗物，其繁富，且哉！然名章迥句，处处间起；丽曲新声，络绎奔发。譬犹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尘沙，未足贬其高洁也。初，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，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。旬日而谢安亡。其家以子孙难得，送灵运于杜治养之。十五方还都，故名“客儿”。

诗品中

序曰：“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为先后，不以优劣为诠次。又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；今所寓言，不录存者。”

夫属词比事，乃为通谈，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；撰德驳奏，宜穷往烈。至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“思君如流水”，既是即目；“高台多悲风”，亦唯所见；“清晨登陇首”，羌无故实；“明月照积雪”，讵出经史？观古今胜语，多非补假，皆由直寻。

颜延、谢庄，尤为繁密，于时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书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长等，词不贵奇，竞须新事。尔来作者，寢以成俗。遂乃句无虚语，语无虚字，拘挛补纳，蠹文已甚。但自然英旨，罕值其人。词既失高，则宜加事义。虽谢天才，且表学问，亦一理乎！

陆机《文赋》，通而无贬；李充《翰林》，疏而不切；王微《鸿宝》，密而无裁；颜延论文，精而难晓；挚虞《文志》，详而博赡，颇曰知言。观斯数家，皆就谈文体，而不显优劣。至于谢客集诗，逢诗辄取；张隐《文士》，逢文即书。诸英志录，并义在文，曾无品第。

嵘今所录，止乎五言。虽然，网罗今古，词人殆集。轻欲辨彰清浊，揜摭病利，凡百二十人。预此宗流者，便称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变裁，请寄知者尔。

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诗

士会夫妻事既可伤，文亦悽怨。二汉为五言者，不过数家，而妇人居二。徐淑叙别之作，亚于《团扇》矣。

魏文帝诗

其源出于李陵，颇有仲宣之体则。新歌百许篇，率皆鄙直如偶语。唯“西北有浮云”十余首，殊美赡可玩，始见其工矣。不然，何以铨衡群彦，对扬厥弟者耶？

魏中散嵇康诗

颇似魏文。过为峻切，讪直露才，伤渊雅之致。然托谕清远，良有鉴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

晋司空张华诗

其源出于王粲。其体华艳，兴托不奇。巧用文字，务为妍冶。虽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犹恨其儿女情多，风云气少。谢康乐云：“张公虽复千篇，犹一体耳。”今置之甲科疑弱；抑之中品恨少，在季、孟之间矣。

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太守孙楚
晋著作郎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
晋中书令潘尼

平叔“鸿雁”之篇，风规见矣。子荆“零雨”之外，正长“朔风”之后，虽有累札，良亦无闻。季鹰“黄华”之唱，正叔“绿蘩”之章，虽不具美，而文彩高丽。并得虬龙片甲，凤凰一毛。事同驳圣，宜居中品。

魏侍中应璩诗

祖袭魏文。善为古语，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笃，得诗人激刺之旨。至于“济济今日所”，华靡可讽味焉。

晋清河太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
晋襄城太守曹摅
晋朗陵公何劭

清河之方平原，殆如陈思之匹白马。于其哲昆，故称二陆。季伦、颜远，并有英篇。笃而论之，朗陵为最。

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诗

其源出于王粲。善为悽戾之词，自有清拔之气。琨既体良

才，又罹厄运，故善叙丧乱，多感恨之词。中郎仰之，微不逮者矣。

晋弘农太守郭璞诗

宪章潘岳，文体相晖，彪炳可玩。始变中原平淡之体，故称中兴第一。《翰林》以为诗首。但《游仙》之作，辞多慷慨，乖远玄宗。而云“奈何虎豹姿”；又云“戢翼棲榛梗”，乃是坎壈咏怀，非列仙之趣也。

晋吏部郎袁宏诗

彦伯《咏史》，虽文体未遒，而鲜明紧健，去凡俗远矣。

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

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

宋参军戴凯诗

泰机“寒女”之制，孤怨宜恨。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。世基“横海”，顾迈“鸿飞”。戴凯人实贫羸，而才章富健。观此五子，文虽不多，气调警拔。吾许其进，则鲍昭、江淹，未足逮止。越居中品，僉曰宜哉。

宋徵士陶潜诗

其源出于应璩，又协左思风力。文体省静，殆无长语。笃意真古，辞兴婉惬。每观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。至如“欢言酌春酒”、“日暮天无云”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家语耶？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

宋光禄大夫颜延之诗

其源出于陆机。故尚巧似。体裁绮密。然情喻渊深，动无虚发；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弥见拘束。虽乖秀逸，固是经纶文雅；才减若人，则陷于困蹶矣。汤惠休曰：“谢诗如芙蓉出水，颜诗如错彩镂金。”颜终身病之。

宋豫章太守谢瞻 晋仆射谢混

宋太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

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

其源出于张华。才力苦弱，故务其清浅。殊得风流媚趣。课其实录，则豫章、仆射，宜分庭抗礼。徵君、太尉，可托乘后车。征虏卓卓，殆欲度骅骝前。

宋法曹参军 谢惠连诗

小谢才思富捷，恨其兰玉夙彫，故长轡未骋。《秋怀》、《擣衣》之作，虽复灵运锐思，亦何以加焉。又工为绮丽歌谣，风人第一。《谢氏家录》云：“康乐每对惠连，辄得佳语。后在永嘉西堂，思诗竟日不就，寤寐间，忽见惠连，即成‘池塘生春草。’故常云：‘此语有神助，非吾语也。’”

宋参军鲍照诗

其源出于二张。善制形状写物之词。得景阳之諛诡，含茂先之靡曼。骨节强于谢混，驱迈疾于颜延。总四家而擅美，跨两代而孤出。嗟其才秀入微，故取湮当代。然贵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颇伤清雅之调。故言险俗者，多以附照。

齐吏部谢朓诗

其源出于谢混。微伤细密，颇在不伦。一章之中，自有玉石。然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遒。足使叔源失步，明远变色。善自发诗端，而末篇多其文。

梁光禄江淹诗

文通诗体总杂，善于摹拟。筋力于王微，成就于谢朓。初，淹罢宣城郡，遂宿冶亭，梦一美丈夫，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“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，可以见还。”淹探怀中，得一五色笔以授之。尔后为诗，不复成语，故世传江淹才尽。

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诗

范诗清便宛转，如流风回雪。丘诗点缀映媚，似落花依草。故当浅于江淹，而秀于任昉。

梁太常任昉诗

彦升少年为诗不工，故世称“沈诗任笔”，昉深恨之。晚节爱好既笃，文亦遁变。善铨事理，拓体渊雅，得国土之风，故擢居中品。但昉既博学，动辄用事，所以诗不得奇。少年士子，效其如此，弊矣。

梁左光禄沈约诗

观休文众制，五言最优。详其文体，察其余论，固知宪章鲍明远也。所以不闲于经纶，而长于清怨。永明相王爱文，王元

长等，皆宗附之约。于时，谢朓未遒，江淹才尽，范云名级故微，故约称独步。虽文不至，其功丽，亦一时之选也。见重闾里，诵咏成音。嵘谓：约所着既多，今剪除淫杂，收其精要，允为中品之第矣。故当词密于范，意浅于江也。

诗品下

序曰：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，陆、谢为体贰之才。锐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闻宫商之辨，四声之论。或谓前达偶然不见，岂其然乎？

尝试言之，古曰诗颂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调五音，无以谐会。若“置酒高殿上”，“明月照高楼”，为韵之首。故三祖之词，文或不工，而韵入歌唱。此重音韵之义也，与世之言宫商异矣。今既不备于管弦，亦何取于声律耶？

齐有王元长者，常谓余云：“宫商与二仪俱生，自古词人不知用之。唯颜宪子论文乃云‘律吕音调’，而其实大谬。唯见范晔、谢庄，颇识之耳。”常欲造《知音论》，未就而卒。

王元长创其首，谢朓、沈约扬其波。三贤咸贵公子孙，幼有文辨。于是士流景慕，务为精密。辘轳细微，专相凌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。余谓文制，本须讽读，不可蹇碍。但令清浊通流，口吻调利，斯为足矣。至如平上去入，则余病未能；蜂腰、鹤膝，间里已具。

陈思赠弟，仲宣《七哀》，公干思友，阮籍《咏怀》，子卿“双凫”，叔夜“双惊”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单，安仁倦暑，景阳苦雨，灵运《邨中》，士衡《拟古》，越石感乱，景纯咏仙，王微风月，谢客山泉，叔源离宴，鲍照戍边，太冲《咏史》，颜延入洛，陶公咏贫之制，惠连《擣衣》之作：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。所谓篇章之珠泽，文彩之邓林。

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
酈炎 汉上计赵壹

孟坚才流，而老于掌故。观其《咏史》，有感叹之词。文胜托咏“灵芝”，怀寄不浅。元叔散愤“兰蕙”，指斥“囊钱”。苦言切句，良亦勤矣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困，悲夫！

魏武帝 魏明帝

曹公古直，甚有悲凉之句。叡不如丕，亦称三祖。

魏白马王彪
魏文学徐干

白马与陈思答赠，伟长与公干往复，虽曰以莛叩钟，亦能闲雅矣。

魏仓曹属阮瑀
晋顿丘太守欧阳建
魏文学应玚 晋中书嵇含
晋河内太守阮侃
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

元瑜、坚石七君诗，并平典不失古体。大检似，而二嵇微优

矣。

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
晋太仆傅咸 魏侍中缪袭
晋散骑常侍夏侯湛

孟阳诗，乃远惭厥弟，而近超两傅。长虞父子，繁富可嘉。孝若虽曰后进，见重安仁。熙伯《挽歌》，唯以造哀尔。

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
晋廷尉孙绰 晋徵士戴逵

永嘉以来，清虚在俗。王武子辈诗，贵道家之言。爰泊江表，玄风尚备。真长、仲祖、桓、庾诸公犹相袭。世称孙、许，弥善恬淡之词。

晋徵士戴逵

安道诗虽嫩弱，有清工之句，裁长补短，袁彦伯之亚乎？逵子颀，亦有一时之誉。

晋东阳太守殷仲文

晋、宋之际，殆无诗乎？义熙中，以谢益寿、殷仲文为华绮之冠，殷不竞矣。

宋尚书令傅亮

季友文，余常忽而不察。今沈特进撰诗，载其数首，亦复平矣。

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

才难，信矣！以康乐与羊、何若此，而二人文辞，殆不足奇。

宋詹事范晔

蔚宗诗，乃不称其才。亦为鲜举矣！

宋孝武帝 宋南 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

孝武诗，彫文织彩，过为精密，为二藩希慕，见称轻巧矣。

宋光禄谢庄

希逸诗，气候清雅。不逮于王、袁，然兴属闲长，良无鄙促也。

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
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
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法兴

苏、陵、任、戴，并著篇章，亦为缙绅之所嗟咏。人非文是，愈有可嘉焉。

宋监典事区惠恭

惠恭本胡人，为颜师伯干。颜为诗笔，辄偷定之。后造《独乐赋》，语侵给主，被斥。及大将军修北第，差充作长。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，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。未作《双枕诗》以示谢。谢曰：“君诚能，恐人未重，且可以为谢法曹造。遗大将军。”见之赏叹，以锦二端赐谢。谢辞曰：“此诗，公作长所制，请以锦赐之。”

齐惠休上人 齐道
猷上人 齐释宝月

惠休淫靡，情过其才。世遂匹之鲍照，恐商周矣。羊曜璠云：“是颜公忌照之文，故立休、鲍之论。”康、帛二胡，亦有清句。《行路难》是东阳柴廓所造。宝月尝憩其家，会廓亡，因切而有之。廓子赍手本出都，欲讼此事，乃厚赂止之。

齐高帝 宋征北将军
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

齐高帝诗，词藻意深，无所云少。张景云虽谢文体，颇有古意。至如王师文宪，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。

齐黄门谢超宗 齐浚阳
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中
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
齐正员郎钟宪 齐诸暨令
颜测 齐秀才顾则心

檀、谢七君，并祖袭颜延。欣欣不倦，得士大夫之雅致乎！余从祖正员常云：“大明、泰始中，鲍、休美文，殊已动俗。唯此诸人，传颜、陆体。用固执不移。颜诸暨最荷家声。”

晋参军毛伯成
宋朝请吴迈远
齐朝请许瑶之

伯成文不全佳，亦多惆怅。吴善于风人答赠。许长于短句咏物。汤休谓远云：“吾诗可为汝诗父。”以访谢光禄，云：“不然尔，汤可为庶兄。”

齐鲍令暉 齐韩兰英

令暉歌诗，往往崭绝清巧，拟古万胜。唯《百韵》淫杂矣。照常答孝武云：“臣妹才自亚于左芬，臣才不及太冲尔。”兰英绮密，甚有名篇。又善谈笑，齐武以为韩公。借使二媛生于上叶，则“玉阶”之赋，“纨素”之辞，未讎多也。

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

思光诗缓诞放纵，有乖文体。然亦捷疾丰饶，差不局促。德璋生于封谿，而文为彫饰，青于蓝矣。

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

元长、士章，并有盛才，词美英净。至于五言之作，几乎尺有所短。譬应变将略，非武侯所长，未足以贬卧龙。

齐仆射江革

祐诗猗猗清润。弟祀，明靡可怀。

齐记室王粲 齐绥建
太守卡彬 齐端溪令卡铄

王粲、二卡诗，并爱奇崭绝。慕袁彦伯之风。虽不弘绰，而文体剿净，去平美远矣。

齐诸暨令袁嘏

嘏诗平平耳，多自谓能。常语徐太保尉云：“我诗有生气，须人捉着。不尔，便飞去。”

齐雍州刺史张欣泰
梁中书郎范缜

欣泰、子真，并希古胜文。鄙薄俗制，赏心流亮，不失雅宗。

齐秀才陆厥

观厥文纬，具识文之情状。自制未优，非言之失也。

梁常侍虞羲
梁建阳令江洪

子阳诗奇句清拔，谢朓常嗟颂之。洪虽无多，亦能自迥出。

梁步兵鲍行卿
梁晋陵令孙察

行卿少年，甚擅风谣之美。察最幽微，而感赏至到耳。